



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SHI WU YONG SHI ZHAN SHEN JING

十五勇士战“神井”

王孝伦等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給讀書的朋友們

在祖國社会主义建設飞跃发展的年代里，人們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断提高。各崗位上出現了千千万万个先进人物和集体，他們为党为人民創造了奇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們热爱祖國，勇于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人进行斗争；他們为了祖國的繁荣富强，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們大公无私，无微不至的关心集体；他們忘我地劳动，不計报酬，不講条件，总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們有科学精神，敢想敢做，勇于打破旧的和习惯，創造性的从事生产建設……在他們身上，共产主义品質和风格的光芒四射。

这套丛书共有八冊，都是用生动的小故事，介紹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十五勇士战‘神井’”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

这本书里介紹了七个破除迷信的故事。秦士亮是个瓦工，他先后完成了找“碎木石”和“再碎石”原料的任务。这两种石头的原料，过去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可是秦士亮相信中国这祥大，一定能找到。他不怕困难，想尽办法到处寻訪，终于找到了需要的石头。山东平度南坦坡的青年，不迷信鬼神，为了搞水利建設，組織了一支突击队，在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战胜了大蛇，把无用的神井打成了有用的水井，保证了田地的灌溉。其他几个故事，也深刻的写出了英雄們勇敢的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发展了生产建設的伟大风格。

目 次

秦士亮寻宝記.....	刘大为	3
战士和神医.....	楊烈、心江	11
征服大梁山.....	小 英	19
十五勇士战“神井”.....	王孝倫	26
水.....	方 风	37
杜木桥乡的变化.....	柏 子	45
为了侬侬族的幸福.....	肖 慧	51

秦士亮寻宝記

刘大为

四十八岁的老工人秦士亮，右眼角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他常常指着这伤痕对青年工人說：“你看这儿，这是‘伪滿’时候我留下的疤痕。你再看看这儿，”他又用一只手輕輕地撫摸着胸前胸前的奖章，“共产党不但给了我幸福的生活，还给了我极大的荣誉！”

秦士亮永远也忘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那种苦日子。

四十二年以前，山东昌乐鬧灾荒，六岁的秦士亮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关东。

以后，家里把一些破烂东西当光卖尽，送礼求人，才使秦士亮当上了瓦匠学徒。有一次，他給大連入船叮頂上抹灰，明摆着梯子不结实，可是，把头的皮鞭、日本鬼子的洋刀逼着人非上去不可。刚爬上一半，就听咔嚓一声，他跌得不省人事了。结果住了八天医院，总算保住了性命，可是鬼子，把头不但不出医药费，连工钱都不給，媽媽只好含着眼泪，从身上脱

下了棉衣，往当铺里走去。从此，秦士亮的头上就留下了这道长长的伤疤！

那个时候，秦士亮全家老少，平日吃的都是白菜帮拌糖。有一年过年，秦士亮脱下身上的破毛裤去卖了，才买回来个“大月餅”——驢馬店里的豆餅一家子分着吃。

沈阳解放以后，秦士亮在輕工业局里当上了瓦工。

二

一天，梁局长对秦士亮說：“咱們造紙厂需要‘碎木石’，这种工具是一块很大的石碾，用它把木料压碎造紙，沒它搞造不成。过去这种石头要从日本、美国进口。现在，这种石头快用完了，眼看所有的造紙厂就要停工。組織上派你到辽阳造紙厂去研究研究，看看这种石头能不能用洋灰做。”

秦士亮二话沒講，只是說：“請領導上放心吧。”第二天他就从沈阳到了辽阳造紙厂。原来，在这里等待着秦士亮的是一份日本人研究失敗的文字材料和一堆破爛原料。

一个姓赵的工程师，拿着一小瓶白砂子对他說：“日本人都研究不出来，你能行嗎？再說，这种砂子只有日本才有，造‘碎木石’又非它不行，你到哪儿弄去？”

“这种人真是身体解放了，思想還沒解放啊！”秦士亮想。于是他老实不客气地說：“你沒听我們的党說嗎，劳动創造一切，今天的工人和从前不同了。我看你跟我岁数差不多，你受毒可比我深啊。难道你还信日本鬼子那一套嗎。中国地大

得很，什么都出！中国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什么活都干得好！

于是，老秦到再碎車間，从报废的“再碎石”上敲了块石头研究。那石块又黑又紅，面上还有許多蜂窝孔，实在异样。他回家把石头放在桌上端詳，睡覺放在床頭觀看。上班把它裝在口袋里，一边走，一边用脚踏路边的石子，有时还撿起石块同他口袋里的比比。实在找不到了，老秦又想到他上次找到砂子的地方——沈阳东陵，那里有許多开山采石的工人，应该向他們請教。

老秦到了沈阳，那天正赶上天下小雨，工人们不上东陵工作。老秦动员大家跟他一块去“逛”东陵。工友们心里明白，哪里是“逛陵”，分明是老头又来寻“宝”来了。果然，等走在路上就得到了証实，大伙在前面走，他总是拉后，几乎路边的每一块石头他都撿起来看看。这时，同来的人明白了，也按着石样，帮他寻找。他們冒着雨来到东陵。经过大家研究，認為，过去封建帝王修这座陵墓时，用过很多奇石怪木，大家先在陵基建筑上找找看看。沒多久，老秦在陵前一个烏龟驮着的大石碑前呆住了，他几乎是狂喊着：“看哪，这儿也有火山爆发了。”他这是句“諷刺”話呢，原来，那烏龟驮着的石碑，已經断了半截，露出又黑又紅也带着蜂窝的石面，跟老秦身上一刻不离的石头一模一样。后来，他們又找到看陵的一位白胡子老头，向他請教，“老大爷，你知道当初修陵时，这石头是哪来的嗎？”

“这陵修了多年了，誰还知道从哪运来的石头？不过你們

找到的这种石头，腰后头山沟里还埋着几块剩下的！”

大家一听，也顾不得天雨山路滑，攀着山上的野榛子树爬上去，把手脚都扎烂了，可是他们象发现宝贝似地看见了好几块无头无脑躺在那里，早已忘了手脚疼痛。老秦心花怒放，一刻也没耽误，就回到城里，又找到他的老上级——梁局长，开了封介绍信，他亲自拿着信跑了好几趟建设局，交涉要这些石头。建设局答应了，同意把那些石头送给工厂。老秦可乐坏了，他也没等传达室通报一声，急的连门也未敲就站到梁局长面前了。

“局长，有办法了，可以造‘再碎石’了，建设局答应把那些石头送给我们。”

局长没动声色，他给老秦倒了杯茶，又点着一支烟，好半天没说话。老秦和局长一块工作了不少时候，局长的脾气摸得差不多。局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沉着老练；听他的老战友们说，当年在战场上指挥部下发起冲锋之前，他总是很平静地先自己抽着烟，有时也给下级点着一支……他这种老习惯如今带到了新的岗位上来。老秦心里想：等着吧，准又有重要任务。

“老秦哪，建设局给的那石头咱们不要了！”局长斩钉截铁地说。

这可把老秦急坏了，“怎么着，不要了？工厂等着它工作，没有它连一张纸也出不来。好容易找到的东西，反倒不要了，这是为什么？”

局长又耐心地對老秦說：“咱們要那几块石头有啥用？一个厂一块还分不过来，咱們不该光为一个造纸厂打算，还应该想到其他的造纸厂！再说，一块石头只能用三个月，这几块石头用完了又咱办？靠进口，不能！就是能进口，又給国家耗費多少外汇……”

常常是这样，开始老秦不能理解局长提出的什么“长远打算”“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和眼光”“全局观点”等等名词，可是等局长一解释，他就能想到，“本来就該这么做，现在，又到了这个时候。老秦說：

“局长，我明白了，我一定去找出产这种石头的地方。”

“对呀，你不是常说，中国什么都出嗎？”局长激动地拍着老秦的肩膀說：“你需要多少时间找到？”

“局长要我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局长放低了声音說：“告訴你，这是个秘密。現在所有造纸厂的‘再碎石’都快用完了，再有三个月找不来‘再碎石’，所有的纸厂就全得停工。”

“好吧，局长，我半个月一定找回再碎石来！”

局长突然感到这剛襄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在向他报告，他好象又回到那过去經历过的炮火紛飞的戰場上去了。

四

秦士亮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开始了他的“寻宝”生活。中国著名的大山大川有的是，到哪里找？真是比“海里捞針”还

「难啊」他首先走遍了沈阳大小石匠铺，大家都摇摇头说：「没见过这种石头。」老秦又上了东陵，在东陵左右的电子里打听。他想，如果有修过这陵的老人还活着，也许知道开采拉运这种石头的情况。非常意外地，他在东陵一个小电子头上的——户人家的场院里，看见一个碾场的石碾，正是用老秦寻找的石头做成的。老秦惊喜地在山坡地头上找到了这石碾的主人。

「种地呀，老大爷，」坐下歇歇，抽支烟吧。」老秦从口袋里掏出纸烟来说。

种地的老头看出来，「同志，找我有事吗？」

「老大爷，你场里放的那石碾是从哪里买的？」

「这碾子是地主的，还是我二十岁上买的呢，我今年六十了，你算多少岁啦？」老头问。老秦说，「卖这石头的人早死了，只听说这石头出在老龙口。」

「好啊，只要有地点，无论爬多少山，涉多少水也要去。可是老龙口在哪？」老头也说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听说在东北大山里头。

「好，」向着东北走，乘土墙马路上坐上火车到抚顺，拿着那块石头，到处问石匠铺打听老碾子的去处。可巧，一位石匠老师傅告诉他，一个姓夏的工人家乡出产这种石头，因为山高路远，有好几十年没人开采了。老秦找到那个姓夏的工人，兴奋地同人家交上了朋友。这回老秦可对夏同志讲起大道理来了，什么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人为大家，一块石头为全

国啦……不知怎么的，两人一谈起在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受的苦处，就成了好朋友了。夏同志表示一定同他一起回一趟家，并且约定，第二天天一明就走。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踏上征途，两个人且说且走，走到下午四点多钟，到了夏同志的家。虽是初春季节天不太短，山里太阳却落得早。夏同志累得躺在炕上动弹不了。老秦咬着牙脱下鞋一看，脚上磨了好几个大泡。第二天，天还没亮，老秦叫醒了老夏，两个人又上了路。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爬上一座高山。

“到了，就在这儿。”

他们气喘吁吁地刚刚翻过山头，夏同志就指着——外开采过的大石坑。

这时候，老秦简直比神话里常描写的穷人突然在一个山洞里发现百万箱宝物还高兴。这不是梦！听，老秦用小锤子敲得那石块噹噹直响。老秦找到了石头，才注意到这座山是那么雄伟瑰丽。四月天，满坑满谷的野芍药盛开着大红的、粉红的花朵。



在阳光的照耀下，象无数堆篝火。老秦摘了一朵大红的别在胸前，随后贪婪地把石块装进布袋。

他们背着沉重的石块跨上归途的时候，才发现路旁一堆堆的羊毛、兽骨和野兽的残骸。多危险哪！原来这里是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

老秦又站在局长面前了，局长二话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

打那天起，从雪封冰冻的塞外到群鸢乱飞的江南，全国各地的造纸工厂都使用着老秦他们厂制造的价廉物美的“碎木石”、“再碎石”，这为国家节省的外汇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再让我们温习一遍老秦爱说的话吧：“中国地方大得很，什么都好，只要共产党领导去下，什么活都干得好！”

战士和神医

杨烈 心江

浙江岱山岛船棹的汽车站问讯处，有一个从宁波来的旅客，在询问去北峰山的路。他一手扶着因伤的腰骨，对人說：“我是来治病的。”

这真是奇闻！自古以来，只有岛上的病人去大陆求医，哪里有过住在繁华的宁波的病人，会辗转二百多里水路，来海岛治病的！

来自大陆的病人！要找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名医呢？
这位名医，是一个服役还未满三年的下士，一个普通的连队卫生员，他的名字叫王斌。

八年前，王斌才十四岁，在上海金泰药房里当练习生。他一年一年长大起来，慢慢地不甘心光当一个卖药的职工了。“要是能学会开药方，可多好啊！”他的愿望刚萌芽，就被一种习惯力量淹没了，“唉，那是医科大学生的事情，我算什么？小学才勉强毕业！”

1956年春天，王斌穿上了军装，来到海防前沿的岱山岛。组织上知道他在药房工作过，就叫他担任卫生员的工作。

同志们很满意王斌的工作态度。有的老兵常常善意地对王斌笑道：“王斌，好好干，你一定会成个医生的。我们解放军的医生，差不多都是卫生员出身。”王斌心里热呼呼地，工作得更加来劲。

同年秋天，军部举办“针灸短训班”，王斌也被派去学了半个月。短短的两星期飞似地过去了，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他在每月仅有的六块钱津贴费中，抽出四块钱，买了本“新针灸学”。回到连队后，王斌拼尽了一切空隙，顽强苦学。他很快就学完了这本书，熬红了大抵身上的三百多个穴位，熟记了针灸的一些方法。但理论通向实践，那里还有一条艰难复杂的路，针灸不能用兔子或小狗来试验，难道能拿病人来试验？没有办法，王斌就借用自己的身体。

当王斌拿起长长的钢针，往自己身上扎的时候，他犹豫

了，数不清的疑虑带着恐惧，一齐涌到他脑子里，“你有把握吗？”“没有病的穴道能治病？”“扎坏了把自己搞成残废怎么办？”“你……”拿着钢针的手低垂下来，那个习惯力量也趁机在他耳边冷笑，“哼，小学才勉强毕业，想当医生？从来没听说过！”

这时候，正是冬小麦收割季节，报纸上一天一个奇迹：每亩四千斤，五千斤，六千斤，这些奇迹给了王斌决定性的启示：“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别人能做得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于是，他勇敢地拿起钢针，在自己健全的大腿上，作了第一次“临床手术”。

实践使王斌的信心更加坚定，他决定要去给病人治病，但是还有一些顾虑。他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他的实践还只限于自己健全的身体，他还没有给一个病人针灸过，同志们会信任他的技术吗？

王斌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向党组织说了。教导员朱守和很了解这个年青人的心，为了搬开挡在王斌面前的障碍，朱教导员说：“王斌，你的想法很好啊！我有神经衰弱症，我就向你挂第一个号吧。”

王斌望着教导员，心砰砰地跳起来，他知道首长不是在开玩笑，可是……

“喂，针该扎在哪里呀？”

“在，在脚上……”

“不要怕，”教导员脱掉鞋袜，卷起裤腿，“拿出共青团员的

风格来!”

鋼針在教導員腳趾上扎了進去，哪知道教導員“啊”地一聲叫喚，竟昏了過去。旁邊的同志們都惊慌起來；王斌更是害怕得手指發抖。

“快送醫院吧！”有人在說。

王斌已稍稍鎮靜了些，他對自己說：“現在不是害怕的時候，救醒教導員要緊。”撇開了個人的得失，王斌鎮靜了。他檢查教導員的呼吸，呼吸是正常的；他檢查教導員的脈搏，脈搏也是正常的。“難道穴位找錯了？”他嚴厲地責問自己。

“沒有，絕對沒有！”無數次的自我實驗，給了他斷言的權力。既然沒有，就繼續進行！他又拿起鋼針，旁邊一個同志拉着他的手，忿忿地說：“你還要扎呀？”

“當然！”他果斷地，又在教導員的人中上扎了一針，教導員醒了。

晚飯的時候，朱教導員和平時一樣，吃了滿滿的兩碗飯，晚上照常開會，一直工作到深夜。這說明了針灸並沒有引起不良的後果。這一次手術，雖然沒有明顯的成績，但這在王斌的一生中，是多麼重要，它象是司令員手中的指揮槍，打响了王斌登上醫療崗位的戰鬥！

夏天來到的時候，島上整天被炎熱的太陽晒着，田里的土壤龜裂着，水井見了底，水庫也快要干涸了。為了向大自然索取丰收，全島軍民掀起了一場熱火朝天的抗旱鬥爭。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起來，天上還是一片雨雲也沒有。在

这极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有的人却在忘我地劳动中压伤了腰，碰坏了腿，不能继续参加战斗。王斌也成天忙着挖土运石，但朱教导员对他說：“王斌，你要是能設法把負伤的老乡們治好，就比你一个人苦干力量大得多。”

“对，給老乡們去治病！”王斌很高兴，但他不放心地說：“教导員，他們会相信我嗎？”

“群众是最講实际的，他們只在看到具体成績时，才会完全相信你。应该找出一个特出的病人。”

北峰山那边，住着一个名叫叶孝章的漁民。叶孝章在十五年前，被日本鬼打伤了腰骨。叶孝章曾經苦积了点錢，过江，到宁波找过有名望的伤科专家，带去的錢花得精光，带回来的还是磨对不动的伤疤。所有的邻居，包括叶孝章自己，都認為他的腰，这辈子是直不起来的了。

“叶孝章倒是个好例子，治好他，別人才能相信你。”朱教导員对王斌說。

“叶孝章？”王斌惊讶地望着朱教导員，答不上話。

“胆怯了嗎？”朱教导員懂得王斌为什么沉默，他高声地說，“别忘了，那是资产阶級专家写的诊断書，资产阶級！”

“对，我一定試試看。”

王斌一口气奔到叶孝章家里，热情地說，“叶孝章，我給你治病。”叶孝章詫异地瞅着这个带扁形帽的小伙子，他知道解放軍的医生都是带着有舌头的大圓帽的。叶孝章还以为小伙

子在說笑話，他也笑笑說，“你拿什麼來給我治呢？”

“拿這個，”王斌很認真地把鋼針拿出來給他看。

叶孝章看看王斌嚴肅的樣子，不象在開玩笑，他又望望這些老長的鋼針，說：“你這不是要我好看！”叶孝章還不知道什麼叫針灸，他當然不願意拿自己的老命來冒險。

“我有把握的，”王斌急了，“我給我們來教導員治病，不信你去問好了。”

“教導員也讓你針過？”叶孝章一听這話，心有點動了，他想：“教導員會肯給他針，這小伙子大約是有点門道的。”他想了一會，說：“你真能治好我這毛病？”

“一定能治好我不敢說，不過我可以保證，決不會醫壞！老叶！”

叶孝章凭自己和解放軍八九年的相處，相信解放軍是不說假話的，同時他對自己的傷，早已絕望了，因此毫無顧忌地說：“好吧，那你就針針看吧。”

“破迷信，創奇迹”的花，在叶孝章的傷處上開了出來。叶孝章直起彎了十五年的羅鍋腰。他到處奔告：“解放軍出了个神医，小青年，不过三十来岁。啊啊，你們看我這腰，你們看你們看！”他拍打着自己的后腰骨，挺挺胸脯。

這一下傳開了，開始是一天幾個，後來是一天十幾個，最後是一天几十个病人來請王斌針灸。王斌看到群眾這樣信任他，感到非常幸福，他盡量擠出時間，精心地給大家治病。